

白  
蓮  
遺  
恨

上集

侯 钰 鑫

文艺界出版社

68055

1247.5  
2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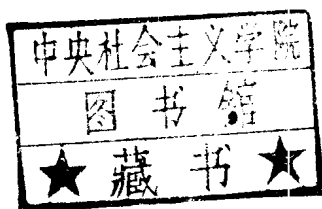
# 白莲遗恨

(上)

侯钰鑫



\*200089162\*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I247.5/209-1 6805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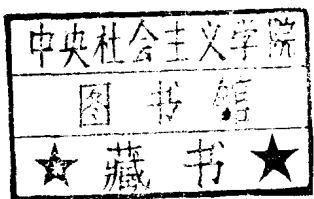
# 白莲遗恨

(下)

侯钰鑫



\*200089153\*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# 白莲遗恨

(上、下册)

侯钰鑫

•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5 字数 475,000 插页 7

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3,800册

书号 10228·264 定价 5.30元

ISBN 7-5039-0001-6/I·2

## 内 容 提 要

游览过故宫的人，大抵还都记得隆宗门匾额上遗留的那支箭头——它是清代嘉庆年间京郊一支农民起义军与清兵在内廷激战的见证。

本书具体描写了以林清为首的一支白莲教余部，在五省白莲教起义失败后，秘密联合河南李文成部，准备定于九月十五日，趁嘉庆皇帝木兰狩猎之机，以皇宫内几名太监为内应，重振义旗，攻下皇城。但是，谁知河南义军因故提前发难，林清贸然独自发兵奇袭内廷，终因寡众悬殊，功亏一篑，最后遗恨皇城……



## 千里相望几盘旋(代序)

郭宝臣

一个青年躺在病床上，三年了。他的眼睛因熬夜而穿孔，几经开刀移植角膜，不见好转，他在黑暗中熬煎。他觉得稍好一些的时候，便爬起来，抓住笔，在稿纸上追逐历史……

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，家里很苦，很小就用手艺养家糊口。在他的脸刚刚长开些的时候，便扛着铁锤，到太行山里开山凿洞去了。他是“愚公移山专业队”队员。那时，他是位自学而成的土画家，也发表过一点小说，至于写书，还没有想过。他从小喜欢画画，还是从会画庙的外公那里得到的一点遗传。他只知道画一张画，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舒坦，并且能换点钱给家里一些接济，一切艰难困苦都忘却了。也许，这里的山好水好，给了他更多的启迪吧！也许他从小常在百泉湖畔流连，那怪杰郑板桥的《竹》给了他格外的启迪吧！他的画竟和他的身体一样，逐渐长得丰满了，而且在县城里有了小小的名气，竟然上过展览登过报，还出了画册！

他后来迷上文章，大概要感谢那些落魄的“文人墨客”了。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下工地，县里交给他一项任

DR 57/104

务，让他帮助管理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“大儒”。这些人里面有大名鼎鼎的诗人郭小川，有著名导演崔嵬，有于黑丁、白桦、李准、莫测、韩瀚、水华、澄然……他领他们进山看开山修渠，他帮他们解决食宿车辆；夜里，他陪伴他们谈天说地。人为的旋风把他们聚在一起，他一个刚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，倒成了这些著名人物的挚友。他们内心的痛苦，他们的一些私房话，他们人生中的坎坷境遇，他们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困难，都向他倾诉。他好象是一个纯净的小湖，只管注入而不会给他们带来风险。他的婚后不久的妻子，也成了他们的“后勤部长”。病了，就到她这里来吃“小灶”；衣服烂了，就到她这里来缝补。他那间小小的旧屋，似乎就成了这些人在当时能够尝到人情味的唯一殿堂。郭小川就曾在这里壮怀激烈，吟诵出《登九山》的诗句，让他记录在小本子上。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巧合，使他在偏僻的太行山沟里就见到了这么多的当代名人，并能和他们心挨心地交流。这也许比上几年大学还要管用，因为在学校不一定能听到这么多名人言语，甚至连请恐怕也难以请到。

他搞上了写作，发表了许多作品，还出了书。他中了魔，他走上了这条呕心沥血也难以有所成效的路，这条让人殉情的路……

几十万字的小说，尤其是历史小说，几易其稿，就象跑马拉松一样，这样长的艰难历程，当时又是那样艰苦的条件，他精疲力竭了。当初写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感到害怕，



当他怀着冲动写完了，回头看自己的稿子时，他有些害怕了。他担心他的心血白费，担心由于他的年轻而有所失误，担心可能由于他的知识贫乏而为人耻笑。他忐忑不安，好象等待着判决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同志们是极其热诚的，他们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，不仅给以了鼓励，还具体地给予了帮助。这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，那真是树苗苗遇到了甜泉，给了他许多伸展枝条的勇气了。

## 楔 子

嘉庆三年(公元1768年)正月。

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夜。陕西汉中府宁羌州附近的汉水边上，突然集聚起一支浩浩荡荡的白莲义军。他们要从这里偷渡汉水。

这支约有七、八千人的队伍，是白莲义军的一支劲旅。此时此刻，他们刚刚经过紧张的长途行军，从兴安方向沿汉水西来。一路上，象一股势不可挡的铁流一般，冲垮了沿路关卡上堵截的官军，甩掉了汉水江面上紧咬不放的几百艘清军战船，摧枯拉朽地向西南卷去，大有重新入川，与广元义军会合之势。可是到了宁羌附近，义军将士磨拳擦掌，正要一举拿下宁羌时，一声令下，全军上下，偃旗息鼓，三军衔枚，马去銮铃，连牲口蹄子上都缠上了稻草和麻布片子，不准发出一点声响。队伍由西折北，又象一片被寒风卷起的落叶一样，悄无声息地落到汉水边上。巉岩曲折的江岸上，顿时筑起一道钢铁的堤岸。

江岸浅水边上结了厚厚一层冰。江心那股深水还在缓缓流淌着，似乎也耐不住严寒就要凝结似地，发出低沉的呜咽，闪动着阴郁的寒光。寒风象刀子一般掠过水面，从

江北刮过来，朝义军将士们乱施淫威……

正是三九时节。将士们身上还穿着单薄的夹衣，脚上还蹬着草鞋。但是，几千人的队伍却没有一个人啼饥号寒，从那一双双映着水光的亮眼里，从那鳞鳞闪光的铁甲箭壶、刀尖枪刃上，可以看到他们的意志和力量。

突然，一阵低沉有力的马蹄声似木头触地般由远而近驰来，江岸上的将士们发出一阵轻轻的骚动，睁大眼睛努力朝黑暗中望去——他们完全可以断定，统帅来了！

低沉有力的马蹄声沿着江岸响了一遭，骑在马上统帅把队伍检阅了一番。然后，他在选定的渡口上，停了下来。

这是个二十四、五岁的青年将军。结实的身材象株松杉，看上去正当抽枝挺节的青春时期。但是那眉宇间闪现出来的胆略和勇气，却已大大超出了他的年龄。好似一位戎马半生的老成将军了。他和平常义军将士一样，头裹白巾，身穿白粗布夹衣，腰束白战带，脚蹬一双草鞋。站在汉江岸边的一片巉岩上，宛若一块峭突的岩石。

他叫王廷昭，是白莲义军襄阳白号的统帅。

他闪着—双锐目朝江心望了一望，回转身来，接过亲兵递上的一碗烧酒，仰起脖子，一饮而尽，命令道：

“全营弟兄，每人—碗，吃罢过江！”

说罢，拉过马缰，—拍马背，象轻猿—般跃上战马。转身—夹马肚子，那马腾起四蹄，旋下江岸，噼啦啦踩开—道冰碴，流星—般朝江心驰去。身后的亲兵们也都飞身

上马，随着他的背影，跳下江岸。

全营将士见主将打了头阵，一个个扔下酒碗，甩了草鞋，挽了裤脚，破冰涉水，朝没胸彻骨的寒流里走去。只听到一阵冰碴的破裂声，呼呼哗哗的蹚水声。这支队伍很快消失在茫茫暗夜中，象刮过一场飓风。

江水仍在缓缓流淌，低低哀鸣；严寒使踩碎的冰块重新凝结成坚冰……

这时，死死盯在义军屁股后面的清军，还在两位因“剿办迟延”被嘉庆皇帝先后降职为副都统的明亮和额勒登保统帅下，由陆路兼程追蹶。而江面上，几百艘战船也在湖北巡抚惠龄、西安将军恒瑞的统帅下，由水路紧追不舍。

水陆两路大军还未追到宁羌，突然接到朝廷钦命总统川陕军务的陕甘总督宜绵的札子，急召明亮、额勒登保两军立即回师，精兵健马，兼程追击——襄阳首逆、白莲教匪总教师王聪儿率主力出现在郾县、盩厔一带，企图东掠西安。明亮改率战船，从水路径趋，额勒登保自陆路取捷径北上，合剿教匪，不得迟误。留惠龄、恒瑞两军入川，防备川中教匪南来接应。

同时，朝廷另派尚书那彦成佩钦差大臣官印，监明亮军，协助剿匪。

朝旨又发吉林、黑龙江索伦兵三千，察哈尔马八千匹，令侍卫惠伦、都统阿哈保，带至河南、湖北交界，堵杀教匪入楚的退路。

霎时，清军以数万人马迅速组成的合围之势，象裹挟着暴风雨的乌云，杀气腾腾地朝白莲义军压过去……

三天以后，额勒登保跟着数十骑骁骑营的亲兵，拼死冲出火海，杀出重围，夺了一条活路，好容易从白莲义军的伏击圈中逃了出来。也不知跃过几道荒山野岭，也不知跑出多少路径，只觉得耳边风响，再也没有白莲们的喊杀声，也看不到一点火光时，这才放慢马蹄，一边喘息，一边缓缓逃命。

天空只有几点贼亮的星光，东天边上已经露出一丝鱼肚色的晨曦。他们面前仍是荒山野水，凄凄寒风，却不知逃到什么地方。突然，跨下的马猛颠了一下，把额勒登保闪下马来，摔倒在枯草里。战马也是三天三夜没有歇息了，更没能填满肚子，它也倒在枯草里，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。

额勒将军索性倒在枯草里喘息。亲兵们赶忙把自己的战马拖过来。他却伏在荒坡上，失声大恸起来。左右纷纷劝说，他望着周围的荒山叹道：

“我自从军以来，从未遇到这样奸诈的悍贼！想不到教匪中也有雄才……如今，三万人马损于一旦，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圣上？看来，我此番要死在这里了……”

一个佐领劝道：“大帅切莫这样悲观。教匪不过是乌合之众，侥幸小胜，也难挽垂死之期！今日大帅绝处逢生，转眼就是柳暗花明。你看，这片险要去处，若白莲埋

下一支伏兵，我等就休矣！大帅洪福无边，前程似锦！”

额勒将军听了这话，稍稍心定。谁知话音未落，猛听漫空一声断喝，犹如响起一声霹雳！

“额勒登保哪里走！”

寂静的山谷，轰然一片回响。

额勒登保软瘫在枯草中。胸口早已没了魂灵儿，连苦胆也险些吓破。

只见霍刺刺劈面一人，骑匹滚雪似的高头骏马，头扎一块雪莲似的白纱巾。黄灿灿的金冠上，颤悠悠扎有两根雉尾。身穿一件红缎子滚边紧身战袍，腰中束着明晃晃的铁甲。肩上披一件黄缎子团龙斗篷，被风掀起，燕翅一般。背插一副绣鸾刀，红绸子刀穗象两团火苗，在耳边飘飘忽忽。脚下一双软靴，稳稳踩着马蹬。拍马而来，矫健如飞！通身打扮，宛若戏台上装扮的一员女将军！她面如满月，丰润恬美，闪着豪气；一双凤眼，亮如灿星，深似碧潭。一副朱唇，似含露玫瑰般迷人，却又充满刚毅。满头披散的浓发，如同山中倾泻的瀑布，黑得发亮，黑中透蓝——好一个英俊的人儿！

她，正是白莲义军总教师王聪儿！（官方“缉文”中称她齐王氏，清军官兵又呼她为齐二寡妇。）

王聪儿于马上运双刀，闪开慧目，紧绷朱唇，乜然一视那群荷枪执刃、试图反抗的骁骑营，拍马直取额勒登保。

额勒登保中了魔，看见一团亮铮铮的火团自天而降，

霍刺刺朝他扑过来。他惊叫起来：“火…火来了……”他双手抱住头，萎缩在枯草中，眼前又是那场惊心动魄的重重战火！好在那群强悍勇武的骁骑亲兵左架右遮，拼力护救，才从刀尖上舍命将他架上一匹战马，把缰绳塞到他手里。额勒将军想到活命，打马朝山下逃去。骁骑亲兵们依旧围住王聪儿，拼死血战。

王聪儿将一副双刀舞得莲花朵儿一般，众骁骑近她不得。她在敌将中间似猛虎左冲右突，似轻猿上腾下旋。那副刀儿挑住谁，一声惨叫；戳住谁，滚鞍落马。她蓦地吹声唢呐，山林中兀地窜出一群白衣黄巾的女兵，一个个手带钩镰枪，拍马上前，将落马的敌将哧溜溜拖了过去。她这边打一个，那里就钩一个，不一会工夫，十几个骁骑被她打下马来。剩下的一看心寒，不敢恋战，一拉溜落荒而逃，追随额勒将军而去。

王聪儿哪里肯舍。又是一声刺耳的唢呐，前边山石丛中忽地跳起一彪人马，尽是白衣黄巾的将士，齐声呐喊，朝奔逃的骁骑掩杀过去。

王聪儿拍马直追额勒登保，却见他已逃出一里开外。聪儿一勒马头，来了个“扶摇直上九天”的动作，跳上马背，一只脚翘起，一只脚立于马鞍之上，好似大鹏展翅，又似金鸡独立，自山顶疾驰而下，宛若一束闪电“哗啦啦”追到额勒登保面前。

王聪儿收住马，插起双刀，就马鞍上站定，一双凤眼里燃起怒火，逼视着那位双手沾满白莲鲜血的刽子手。

额勒登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他象遇到妖邪一般惊叫着，一夹马朝一片陡崖上奔去，他想以一死了却羞耻的一生。

王聪儿不追也不动，从从容容自腰间取下牛皮弯弓，摸出弹子，轻舒双臂，将弓拉成满月。只听飏地一道凉风掠过，正中额勒登保那匹马的右眼，那马惨叫一声，负痛跳炮，一俯一仰，将额勒登保掀下马来，骨碌碌滚下山涧。

王聪儿叹息一声，拍马上前，站在断崖上一望，额勒登保被满山垂挂的山藤蔓子缠住，悬在半山坡上。

那群女兵纷纷赶来，用钩镰枪将他钩上崖来。额勒大人早吓得三魂出窍，索索筛糠。女兵们七手八脚将他按倒，双膝跪在聪儿马前，讥讽道：“哎哟，堂堂威勇侯爷大人，也怕死吗？”

额勒登保被这话刺痛了心肝，他突然想到自己是大清堂堂将军，朝廷皇皇命官，岂能任这群女人戏弄？他硬着脖子道：

“若不是误中奸计，岂会死在你们手中！”

女兵们按弯他的脖颈，挖苦道：“好个损兵折将的侯爷！三万人马报销得那样慷慨，看嘉庆小儿不扒掉你的皮！”

额勒登保强硬地转过身子，面北而拜，三拜九叩，悲声惨然：“万岁在上，罪臣额勒登保无颜再见圣面，今以一死……报效大清……”



他直挺挺梗起身子，等着就死。

他的举动触怒了女兵们，一个个咬牙切齿，握着利刀，要宰杀这个三年来疯狂屠戮白莲义军的仇人！

王聪儿冷眼相觑，鄙夷地一笑，从腰中拔出一柄短剑——亮光闪闪，锋芒锐利；剑柄上蟠龙戏珠，分明镂刻着一朵莲花、八个大字：“白莲神剑，荡平清妖。”“当啷”一声，扔到额勒登保面前，嘲讽道：

“既然额勒大人愿死，那就自便吧！省得俺们费事了！”

额勒登保看着眼前那把闪着寒光的剑宝，象得了鸡爪疯似地，双手抖索起来。他那双血红的眼珠朝王聪儿投去仇恨的一瞥，终于疯狂地抓起那把剑，恨命朝自己的心口刺去。补服上的锦绣狮子顿时被污血染成紫黑。但是，他没有立即死去，四肢痉挛，双手抓地，一双红眼球怒视着聪儿的马蹄子。

几个女兵气愤不过，扑上去恨恨朝他身上补了几刀！

亲兵头目秀敏从额勒登保身上拔出那把宝剑，擦拭去污血，双手奉还王聪儿。

聪儿手捧神剑，默默朝湖北方向凝视了一瞬，默默为她死在清妖屠刀下的丈夫齐林祈祷了一阵，轻轻说：

“……齐郎啊齐郎，小妹又替你杀了一个大清妖！”

话方出唇，眼角已被泪水打湿了。她不愿让周围的女兵们看出，一勒马缰，那马就地打个旋，咳咳长嘶两声，卷起一团滚雪，腾空飞走了。